



吴树礼智擒歹徒 (报告文学)

王中怡

前不久，省机械施工公司一对中年夫妇来到省金属结构厂，他们来寻找一个人。这个人没有留下姓名，他在一群歹徒殴打他们夫妇时挺身而出，歹徒四下逃窜，还被他擒住两个。他虽然没有流血挂彩，但英雄的实质是一样的。经过查询，人找到了，他叫吴树礼。但人们不相信，不相信这位文弱书生模样的技术员竟是一位英雄。

去年十一月一日下午六时许，狂风夹雨，天色昏暗。一群歹徒在西安市11路公交车上寻衅滋事，这对中年夫妇说了他们几句，于是便遭来拳打脚踢，在长乐坡被强行拉下车。吴树礼下班经过此地，发现一二十人在静静地围观。只见两个歹徒在撕打一位中年男子，那男子脸上已有一条五、六公分长的口子，鲜血直流。还有两个歹徒对付着一位中年妇女。歹徒凶焰正狂，又在这对夫妇脸上乱打乱踩。制止暴行刻不容缓。吴树礼顾不得更多，疾步上前，抓住一个歹徒的手腕，厉声喝道：“把你们的身份证拿出来！”四个歹徒摸不着头脑，暂停了瞬间，这时人群中又冒出两个歹徒，对吴树礼嚷道：“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们。”吴树礼面无愧色，大义凛然地回答：“我就是管你们这号人的！”“管我们的？把你的证件亮一亮！”为首的边说边逼近。歹徒要看证件，这是吴树礼没有想到的。此时仅仅出示一张身份证或工厂工作证显然是不够的。歹徒的目标已

经移过来了，六双眼睛虎视眈眈，准备大打出手。吴树礼有勇有谋，他一面准备着和歹徒搏斗，一面用眼睛急速扫了四周，可惜，看到的是一张张麻木的脸。突然他眼睛一亮，在麻木脸的后边，有位警察！他一把拉过警察，指着警察的帽徽和领章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这，我的证件！”歹徒有些着慌，但并不罢休，要警察作证。这位警察很镇定地说：“他和我是一起的。歹徒们顿时泄了气；慌忙逃窜。吴树礼眼疾手快，右手抓一个，左手又抓一个。歹徒的凶焰呢？看那两个被擒的吧，又是瞠头又是求饶。吴树礼威震歹徒，正义战胜了邪恶。事后警察悄悄问吴树礼：“你是哪个分局的？”吴树礼摇摇头苦笑，回答道：“我是工厂的。”



风雨交加，吴树礼早就肌肠辘辘了，但看到中年男子伤得不轻，他冒着风雨把这对夫妇送到军大。治疗以后，这对夫妇交费时又犯了难：药费还不少，他们没有带钱。吴树礼用自己的钱付了药费，这时已经晚上十一时了，他要走

了，中年夫妇急忙问：“怎么还钱呢？”吴树礼只得说：把钱还到省金属结构厂技术科吧。第二天吴树礼准时上班，若无其事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后来的事就是本文开头交代的那部分内容。现在，吴树礼大义凛然智斗歹徒的事迹已在省金属结构厂传为佳话。有关部门发出通报，号召团员青年向吴树礼学习。吴树礼自己却还在懊悔不已，他说：“如果他们药费带够就好了，我就不用留下还钱地址了。”



本版编辑

杨乾坤

大兴安岭恋情

李成刚

松抖去银光闪烁的“白袍”，在阳光下伸枝展叶。到五六月间，草甸上那五颜六色的野花，又撩拨得你晕晕欲醉。每逢这时，我便邀上二三好友在这里撒欢，寻找我失落的童年……

大兴安岭真秀。那里的每一座山都长满了原始森林。一到春天，极目望去，满目翠绿，好象置身于绿色的万顷波涛。那里的每一条河的水都清澈见底，甘凉如饴。树上的小鸟，半夜就竞相歌唱，迎接着祖国最早的黎明。这时，我常常是坐在四轮马车上，马蹄喀喀惊醒我童年的梦……

大兴安岭真怪。在祖国的南疆，人们还摇扇纳凉的时间，那里已经大雪纷飞了。然而，这正是林区生产黄金季

节到来的信号。林区的哥儿们在冰雪中搏斗半年，便会腰缠万贯。“老脖子”（林业工人）互相间的称呼都是“哥儿们”。“哥儿们”围坐在一起喝起酒来，都是红脸汉，能把心掏出来摆在条桌上下酒，可抬起大木头来，眼珠子却瞪得和牛似的。不认人，八个人抬不动的大木头六个人抬。这就是“哥儿们”的性恪。也正是凭了这种性恪，把那如山的“楞头”装上汽车、火车，运到祖国的四面八方。那里的冬天是冰雪的世界。树枝上裹了一层厚厚的冰凌，人们的胡子和眼睫毛都是白的。一排车装下来，通身是汗，围着枝丫火一蹲，真是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寒。然而“哥儿

们”都挺乐观，他们说：“家趁马和骡儿，不如肩扛着脖子。”那年月生活很艰苦。吃的不过是大渣子，喝的卜留克汤。逢年过节能见点荤腥，喝上几口红豆腐酒。不过，当时已很满足了。但是，作为一个大兴安岭的骄子，我仍然在图里河和加格达奇的山沟里，喝了五年的山泉水，采掘了五年的红豆。越搞……

倏忽间，历史已经过去二十七年。许多如烟的往事不知忘却几多，唯唯在九朝古都洛阳，“左大老爷”为年方弱冠的我“加冕”之后，当时就连生我养我的故乡，也难掏出几粒米来充我饥肠的时候，大兴安岭以它独有胆量和博大胸怀，收容了我这“无家可归的孤儿”之事，令我刻骨铭心。啊，大兴安岭，你养育我，启迪了我……

眼下，春回大地，草木苏醒，一年一度的黄金时节又到了。我以以为，在大搞地面绿化、同时，向高空、立体化方向发展，对于土地十分紧张的城市来说，无疑是新的领域。对于土地，每家每户的阳台、窗台、案头几上，都不失为绿化的用武之地。尽管这个空间十分有限，但只要充分利用起来，同样可以集腋成裘。假如每家每户也来个家庭“承包”，在自己的生活“领地”不失时机地种上几盆喜好多情，愿你的家庭是一个温馨馥郁、生机盎然的家庭。

绿化莫忘此一隅

田振中

傈僳族的「上刀山下火海」

皮发万

上刀山，下火海”常常被人们当成勇敢无畏的象征。生活中真有上刀山，下火海”之事，这就是云南傈僳族的刀杆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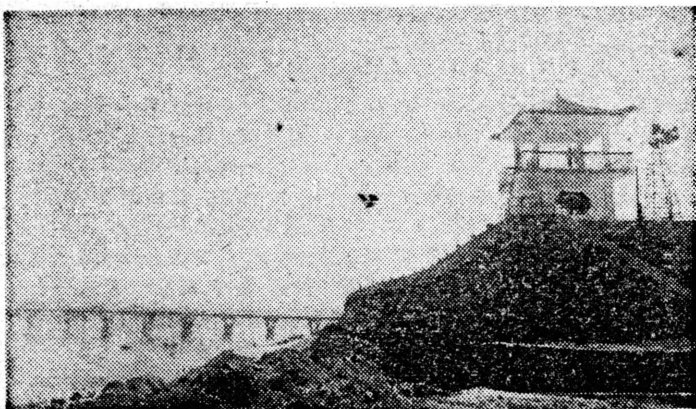
刀杆节是傈僳族的传统节日。每年农历二月初八开始，傈僳族妇女穿上红、黄、青三色花裙，脖子上挂满串晶莹剔透的项链，打扮得楚楚动人。男人头戴青布包头，腰扎红布腰带，斜跨长刀，一副出征勇士的模样。傍晚，三五成群的傈僳族群众争相来到村寨旁的谷场上，点燃一堆篝火，弹起三弦，唱起山歌，围着篝火跳起欢快的舞蹈。当夜色降临，篝火燃得只剩通红的火炭时，数名强悍勇猛的男子赤足轮流闯入火海，表演“跳火海。”火海火星四溅，好似飞逝的流星，怒放的礼花。闯火海者一个个以闪电般的动作，捧起通红的火炭，浑身揉搓，在火海里翻滚，接受火的洗礼。

第二天上午，开始上刀杆。村外宽阔的场子中心，竖立着两根二十余米高的红木杆，上面交叉捆着七十二把长刀，刀刃向上。主持人一声令下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表演者赤脚冲到刀杆下，一仰脖子喝下一碗壮胆酒，紧接着手握横刀，脚踏利刃，手脚交替，勇敢、灵巧、机智地朝顶端爬，令人为之惊叹。

刀杆节不仅是傈僳族勇敢的象征，而且是他们对于国泰民安、民族兴盛的祝愿。

安康西坝瞭望亭

吴定国摄



招生广告

宝鸡市职工大学（原宝鸡市职工工业大学），于80年筹建，83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，84年在原国家教育部备案。我校现有教职工30名，专兼职教师30多名，其中具有中、高级技术职称的占60%以上，学校设有机械、电气、化工、工企业管理及工民建等5个专业，现有6个班近两百名学生，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，建有专用图书室及阅览室和四个学科实验室，建校八年来已培养大专毕业生261人。经省高教局批准，今年招收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、工业电气自动化及工业与民用建筑三个专业新生各50名。招生对象为具有二年以上工龄的职工（包括全民、集体及个体劳动者），并招收部分待业青年。三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考生到我校或单位所在县（区）招生办公室办理报名手续。招生考试定于五月七日八日进行。